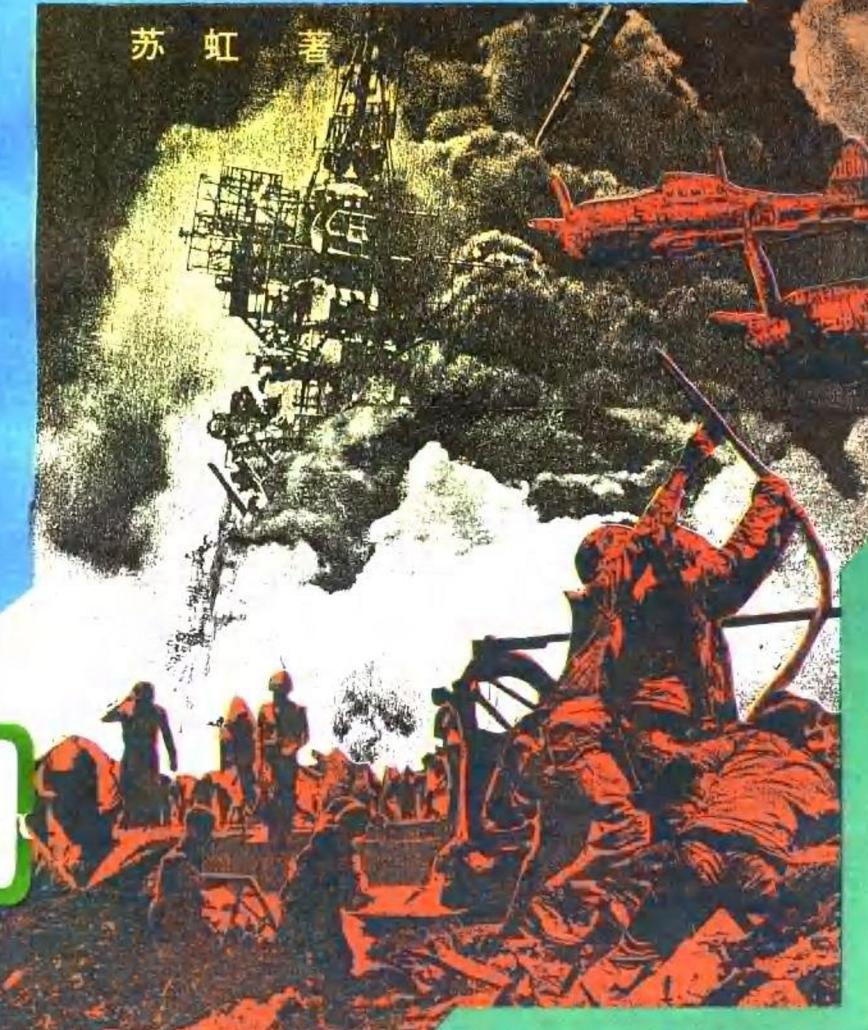


天昏海暗

——太平洋战争

苏 虹 著



(京)新登字 126 号

天昏海暗

苏虹 著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788133 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68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1—520—X/I·59

定价:6.90 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唐彦生 周正舒

副主编：暴淑艳 田渴新 过亦林

策 划：唐彦生 暴淑艳

编 委：
周正舒 田渴新 过亦林
杨一民 李妙根 徐金发
张国浩 苏 虹 刘源沥
朱少华 吴 穹

前事不忘
後世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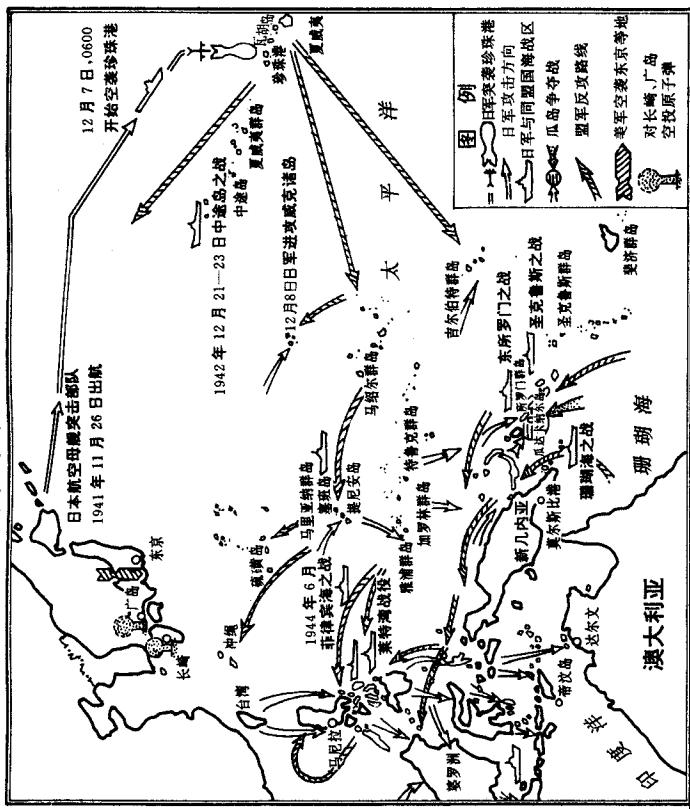
宋任窮
一九九四年夏



正義之師是
不可戰勝的

楊成武
一九九〇年六月

太平洋战争示意图



目 录

一、风云乍起

-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1)
- 第二章 通向珍珠港之路 (21)

二、战火在蔓延

- 第三章 危机四伏 (60)
- 第四章 以牙还牙 (88)

三、碧海狼烟

- 第五章 航母大角逐 (106)
- 第六章 不沉的航空母舰 (122)

四、初见曙光

- 第七章 死亡之岛 (140)
- 第八章 焚除恶魔 (164)
- 第九章 胜利的播种床 (178)

五、决一雌雄

- 第十章 胜利在望 (193)
- 第十一章 秋风扫落叶 (210)
- 第十二章 耀眼的蘑菇云 (222)

一、风云乍起

也许,公元 1941 年之前,12 月 7 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然而,1941 年以后,12 月 7 日不再普通。

它已成为一个让人胆颤心寒的日子。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美丽的太平洋小岛柱岛海面,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在急速西移。

战争的阴影,正悄悄向珍珠港逼近。

珍珠港在沉睡。

剑出鞘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

美丽的夏威夷夜晚。

海风轻轻吹拂着岸边的棕榈。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变幻着绚丽的色彩。

夜幕刚刚降临，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就迫不及待地爬上岸，开始了自己“神圣周末”的夜生活。

一支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日本帝国舰队，正以二十四节的速度，杀气腾腾地向珍珠港扑来。

6艘航空母舰上，飞机已经加好油，装上了炸弹。飞行员系好“千人针”吉祥带，把早就写好的遗书，连同刚刚剪下的指甲屑和头发装入信袋。一名飞行员带着临战前的亢奋和忐忑不安，把刚刚系好的“千人针”吉祥带取下，又重新系上，再取下，再系上……。这种腰带，是吉祥消灾的护身符。在他们离开日本本土前，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站在街头，招徕行人在腰带上缝上一针，直到千针为止。“千针带”，意味着千人的祈祷呵！

确实，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将会如何，老婆、孩子，还有祖国美丽的山河，这一切都象走马灯似地反复在眼前展现。此时，就连那些总喜欢说些笑话逗乐的人，现在也出奇地沉默起来。

航海参谋雀部利三郎海军中佐，此时却显得与众不同。只见他迈着轻快的脚步从“赤城”号的舷梯上走下来，向着甲板

下面他那自己的房舱走去。回顾从日本本土的单冠湾出发以来，虽然才过了 11 天，但由于这次航行非同寻常，因此使人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他作为一名航海参谋，在这段时间里全力以赴不知做了多少工作。他亲自收集并汇总北太平洋冬季变化无常的气候和海流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使 30 多艘舰艇组成的大型舰队如何在隐蔽中前进，并按时驶抵指定地点，他几乎绞尽脑汁。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整个作战计划就全完了。到那时，即使剖腹谢罪，也是不可饶恕的。

每当雀部想到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到祖国存亡时，他脑子里考虑的，除了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再没有别的什么念头了。事实上，除了成功，他再不敢想象别的什么了。自从舰队从单冠湾出发后，不用说他的衣服没有换洗过，就连吃饭和睡觉也都是在舰桥上，或是在舰桥下的作战室里。

现在，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都有了极大的成功希望。想到这里，他不禁滋生出淡淡的喜悦。

雀部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身上的污垢之多，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洗完澡后，从兜裆布到内衣，直到外面的军装，他都一一换下，穿上了自己出航时携带的质料最高级的干净衣服。接着，他又修剪了指甲，和剪下的一缕头发包在一起，放在自己的办公桌的抽屉里。雀部思忖着：明天，一旦舰桥被炸弹击中，自己恐怕整个身子都会被炸成粉末了。到那时，也许只有这些东西还能留下来。想到这里，一股无言的伤感情悄然爬上雀部的心头。

该用“最后的早餐”了。红米饭，鲷鱼，这是日本节日所吃

的食品。

用过早餐后，飞行员聚集到作战室。

屋子太小。当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穿着飞行服走到作战室时，他发现一部分人不得不站在过道上。

作战室的气氛十分紧张，这与临战前的气氛是吻合的。

帝国海军战旗在“赤城号”桅杆上飘扬起来。在它的下面，是著名的东乡“Z”旗。1905年5月27日，在波涛汹涌的日本海上，面对罗杰期特温斯基率领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日本东乡海军大将的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就曾飘扬着“Z”旗。它警示全体官兵：

皇军之兴亡在此一战，全体将士务必加倍努力。

渊田海军中佐系上了旗舰甲板人员送他的缠头带。他是这次行动第一攻击波的空中指挥。他自豪而又充满信心地朝对方挥舞着拳头，使劲地点点头。

颠簸的甲板上，发动机在轰鸣，绿色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烁。第一架飞机开始呼啸着向前滑行，转眼间，飞机飞离甲板，钻进茫茫夜空。“赤城”号上一片欢呼。15分钟内，飞机一架接着一架，183架飞机终于离开了甲板。只有一架战斗机，没有能够及时做好同步动作，成了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由渊田率领，顺利升空的183架战机，编好队后，爬出云层。

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阳光照射着雪白的云海，映射出一片绚丽的金黄色朝霞。

机群朝着瓦胡岛(珍珠港所在岛)方向疾飞而去。

珍珠港。港口入口处的防御栅网再次打开。在此之前，在港口的栏栅网附近巡逻的两艘扫雷舰之一“秃鹰”号，发现港口入口处附近有一潜望镜。“沃德”号闻讯也对同一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搜索。但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潜望镜。

“沃德”号终于发现了潜艇的踪迹。它全速扑向潜艇。从床上叫醒的威廉·奥特布里奇海军少校，果断地下令开炮，当潜艇急速下沉后，他又毫不迟疑地下令投放了深水炸弹，同时，立即向海军控制中心口头报告了这一情况：“我们向在防区活动的潜艇开火并投放了深水炸弹。”作战中心只有一人值班。尽管值班军官两次接到报告，然而，他不但没有从中得出港口遭到进攻的结论，而是不耐烦地命令威廉·奥特布里奇少校：“我需要证实的情况。”大约三刻钟后，在港口值勤的“莫纳汉”号驱逐舰才接到警报。

瓦胡岛最北端的岬角顶上。前一天刚刚接通电话的奥帕纳陆军雷达站，倘若早饭按时送到，两分钟前就该关机了。此时，标图员乔治·埃利奥特惊奇地发现，雷达荧屏上“出现了某种完全异样的东西”，二等兵约瑟夫·洛克德疑是机器出了故障，当他确信机器并无故障时，他们开始标绘逐渐浮动的绿色脉冲信号。他们算出，方位北三度偏东，距离221千米，一支庞大的机群正朝瓦胡岛方向飞来。他们向谢夫堡陆军总部挂了紧急电话，正在值班的泰勒中尉，把两个“新兵蛋子”嘲弄了一番：“少为这事操闲心吧。”他坚信，那准是从西海岸开来的B-17轰炸机群。因为，根据安排，今天，将有一批B-17从西

海岸开来。

从日本巡洋舰上出动的水上侦察机仍未被发现。而且，它们正源源不断地发回情报。

一阵悠扬的音乐从渊田的指挥机里传出。随后，夏威夷本地电台女播音员用甜甜的声音告诉人们，今天，夏威夷是一个晴朗、暖和的星期日。

突然，云层断开了。“报告队长，看到珍珠港！”松椅海军大尉激动地大声喊到。渊田侧过头，看到机下长长的海岸线。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太熟悉了。大概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已经从地图和照片上，看到过多少次了。不过，此刻看到的，毕竟是真实的瓦胡岛，渊田还是不免产生了一种心颤。

渊田从西南方绕着科达坎峰飞行，继续用望远镜仔细窥视他的目标。

一切正常。甚至，一切比预想的还要好，——没有任何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威胁。他大声命令话务员：“通知所有的飞机，立即进攻！”

“托！托！托！”(totsugeki—冲锋—的头两个字母)。急促的电波，迅速向四周扩散……

少顷，渊田看到第一批鱼雷轰炸机掠过战舰区。他确信，偷袭成功了，——不，准确地说，他相信，偷袭肯定会成功。

“托拉！托拉！托拉！”——事先约好的“虎，虎，虎！”(我奇袭成功)密码信号，穿过云层，向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提前传回了奇袭成功的讯息。

南云一阵狂喜。

5000 海里外。“长门号”上，一名兴高采烈的文书，将舰队发回的报告奇袭成功的电报递给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山本毫无表情地继续与他的参谋长下棋。在这场战争“游戏”中，他扮演的，是总导演角色，因此，他比谁都更加清楚，战场瞬息万变，现在讲成功，还为时尚早。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美国的一名飞行教官科妮莉亚女士，正坐在实习驾驶员的身后，耐心地向小伙子传授着飞机的驾驶技巧。突然，她惊呆了：在她的机翼下，一个庞大的机群出现了。飞机上清晰的标志告诉她，这是一群日本飞机。“快，让我来驾驶。”她朝同样吓呆了的实习驾驶员吼道。冒着密集的弹雨，她把飞机降落到约翰·罗杰斯民用机场。

“这 不 是 演 习”

经过周末狂欢乱舞的美国太平洋官兵，大多还在睡梦之中，少部分人正在穿衣服。珍珠港唯一的人群，是出现在“内华达”号战列舰上的一支军乐队。

这是按惯例进行升旗仪式的军乐队。

在这同时，由 183 架日机组成的第一攻击波，呼啸着自天而降，出其不意地扑向沉睡中的珍珠港。

首先袭击的是珍珠港四周的美军机场。

——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偷袭珍珠港拟定了两种攻击方案：一种是奇袭，一种是强攻。当渊田发出奇袭信号后，高桥少

佐误以为是强攻。于是，高桥立即指挥他手下的 53 架俯冲轰炸机兵分两路，直扑美机场。

分布在珍珠港四周的希凯姆机场、惠列尔机场、埃瓦机场和卡内欧黑机场成为日机打击的第一批目标。

7 时 55 分，日本俯冲轰炸机出现在机场上空。

“内华达”号的后甲板，身着白色海军礼服的乐队，正在麦克米伦的指挥下，演奏着美国国歌。

于是，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幕：一边是弥漫的硝烟和可怕的爆炸声，一边是悠扬的乐声。

被袭击者正以自己雄壮的国歌，“庄严”地迎接自己的敌人。

战争之神，与无准备之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此时的机场，毫无戒备。涂着“膏药旗”的日机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地打开了弹仓。炸弹如雨，从空中直泻而下。

排列在停机坪上的几百架美机，顿时被炸得四分五裂。一架强行起飞的美机，在炸得七零八落的飞机中穿梭滑行，但还是撞在其它飞机上起火爆炸。几架侥幸升空的飞机，很快就被灵活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揍了下来。地勤人员、飞行员从破烂不堪的飞机上抓起机枪拼命抵抗，但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无济于事。仅仅几分钟，美机场便满目疮痍，几百架飞机成了一堆堆冒烟的残骸，瓦胡岛的空防，随之化为乌有。

这次行动的空中总指挥渊田海军中佐大吃一惊：怎么俯

冲轰炸机先干起来了？！

正率机进入攻击位置的村田海军少佐见此情景暗暗叫苦：高桥抢先轰炸，一旦升起的浓烟把海面上的战舰遮住，他的鱼雷机就无法下手了！于是，慌乱中村田赶紧率机抄近路直扑珍珠港，实施了鱼雷攻击。

由海军中佐渊田指挥的高空水平轰炸机，也立即投入了攻击。

此时的珍珠港，日本偷袭的主要目标——美军战列舰，象是等着挨揍一般，毫无戒备地停泊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航道上。自东北往西南，依次停泊着“内华达”号、“亚利桑那”号、“西弗吉尼亚”号和“田纳西”号（并舷），“马里兰”号和“俄克拉何马”号（齐驱）。只有金梅尔上将的旗舰“宾夕法尼”号，停在稍远一点的南边海军造船厂船坞里。

8点整，一面美国国旗在国歌声中，从“内华达”号舰尾冉冉升起。

一架日机擦着港内的海面飞来，向停泊在“内华达”边上的“亚利桑那”施放鱼雷后，从军乐队员头上一掠而过。

“这个该死的家伙！”海军基地了望哨的值班军官愤愤地骂道。他转身在值班记录建议：给这个想“露一手”的飞行员记一大过！他竟敢违反飞行纪录，做这样的特技飞行。

也有赞叹的。

不少人见此情景，对美海军选择这样一个星期天，进行这样逼真的高水准演习，实在是“高明”、“深谋远虑”。

正在用早餐的珍珠港空军指挥官克拉克，看到超低直转

弯进港的飞机，气恼地摔下杯子：“这帮糊涂的家伙，这里是严格禁止直转弯的！”

他的儿子喊到：“快看，飞机上有红圈圈。”

——红圈圈？分明是日本军徽！

克拉克大吃一惊。

他立即跳进汽车，向司令部急驶而去。

汽车喇叭尖利的叫声，竟成为珍珠港的第一声警报！

日机的吼叫声，炸弹的爆炸声，终于将珍珠港从昏睡中唤醒。

乐声嘎然而止。

正在进行升旗仪式的乐队队员，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一架“九七式”鱼雷机冲到“内华达”号上空，机关炮喷出的火舌把舰旗撕成了碎片，大惊失色的旗手又唰唰地升起几面星条旗，无一不被打烂。

剧烈的爆炸声，终于使他们明白，身边爆炸的，是真家伙！

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军舰，发出了轰天巨响，水柱四起。

最早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当空袭警报响起后，弗兰宁甘少尉和舰上数以千计官兵一样，都以为星期天遭到袭击简直是在开玩笑。就在这时，一颗装甲弹穿透了它的钢板，引起弹药库的爆炸。有的官兵夹在爆炸物中，腾空而起，就连数百吨重的炮塔也冲上天空。红色的火焰，黑色的浓烟，在舰体上空翻滚，火柱高达一千多米。几分钟后，“亚利桑那”和它的 1177 名舰员，一起从珍珠港的海面上消失了。